

# Bloom

New concept /



90后新概念 / 2013·蒲 / 方达 主编  
天使



随书赠送精美书

长江出版传媒 | 湖北教育出版社

2013  
蒲

方达 主编

# Bloom

90后新概念

## 天使

5  
issue



盛开

长江出版传媒 | 湖北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开·90后新概念·天使 / 方达主编. — 武汉:  
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351-9370-4

I. ①盛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作文—中学—选集  
IV. ①H194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8180号

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

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—83619605

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
网 址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5.5

字 数 248千字
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51-9370-4

定 价 29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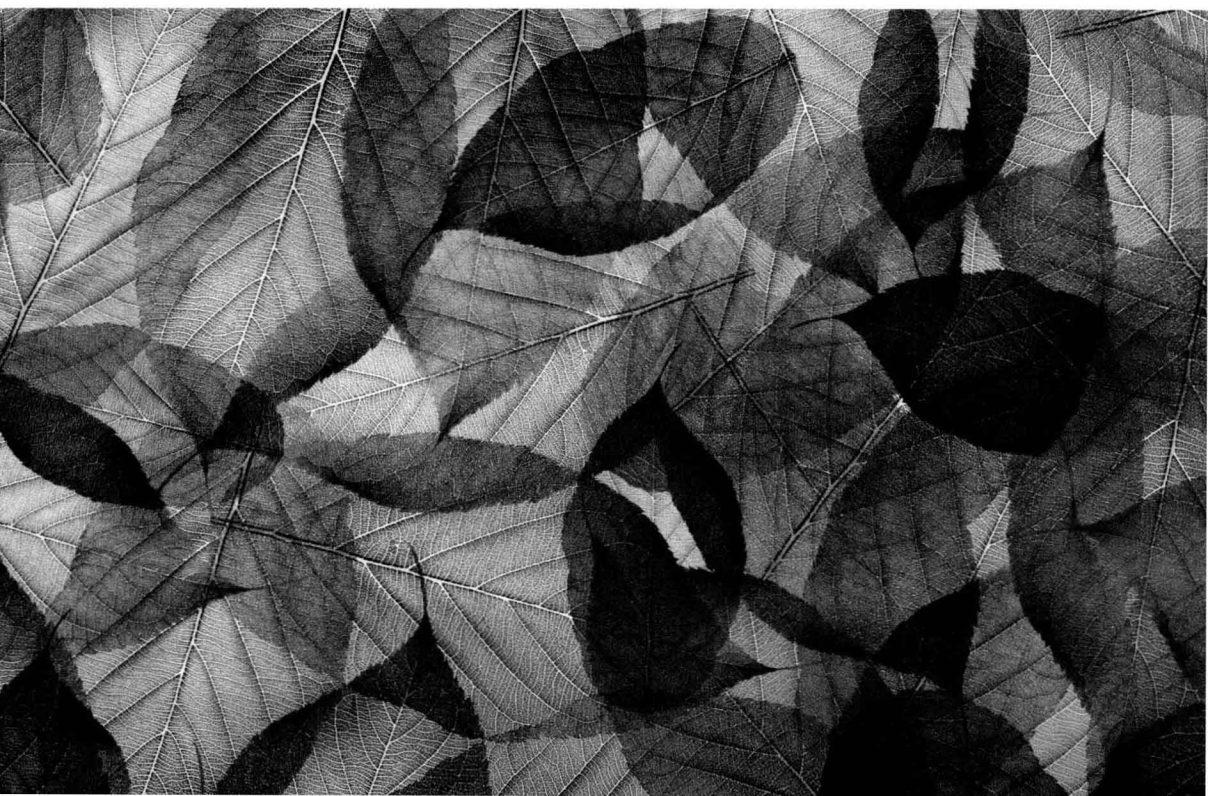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特别推荐·小说眼

- 002 父亲的手指 — 甫跃辉  
015 红灯笼 — 甫跃辉  
033 创作谈：依旧温暖如初 — 甫跃辉

作品·白银时代

- 038 九月长风起 — 棉兰  
077 摇滚之夏 — 齐鸣宇  
094 楼兰 — 陈娇





# 天使

90后新概念



青春·神秘园

背影·陈年

末班车 — 秦乔	102	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 — 荣嘉奇	126
楼 — 靳新	110	这世上已再无她 — 陆晓彤	133
南方之南 — 李伟松	116	咳，关于你 — 郑鹤逸	138
		外婆 — 子川	143

少年游·自由刻度

- 148 有一种年轻叫作远方 — 麦苑  
151 周泾桥 — 黄烨  
154 少年辞 — 莫诺  
160 我在凤凰死去 — 李伟松  
167 想念威尼斯 — 邢颖

专栏·碎时光/读书

- 174 论比你我更深的真相 — 靳新  
178 乱世佳人 — 禾木  
182 女王的脊梁 — 禾木





# 天使

90后新概念



成长吧·记忆

专栏·碎时光/电影

《和平饭店》与《卡萨布兰卡》 — 郑赟

187

奇异纯白 — 刘乡乐

194

其实，傅先生是个好人 — 郑赟

190

卡门的事 — 杨欣雨

206

我走在布满雏菊的天上 — 吴大

217





The Selections of  
New Concept

# 特别推荐·小说眼

父亲的手指  
红灯笼

创作谈  
依旧温暖如初



## 甫跃辉

1984年6月生，云南保山人，  
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。  
小说常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等刊物。  
中短篇小说集《少年游》入选中国作协  
2011年度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  
另出版长篇小说《刻舟记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动物园》。  
有小说入选《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》等多种选本，  
部分小说翻译成日语、俄语等语种。  
先后获得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奖、  
第十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奖、  
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、  
首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短篇小说大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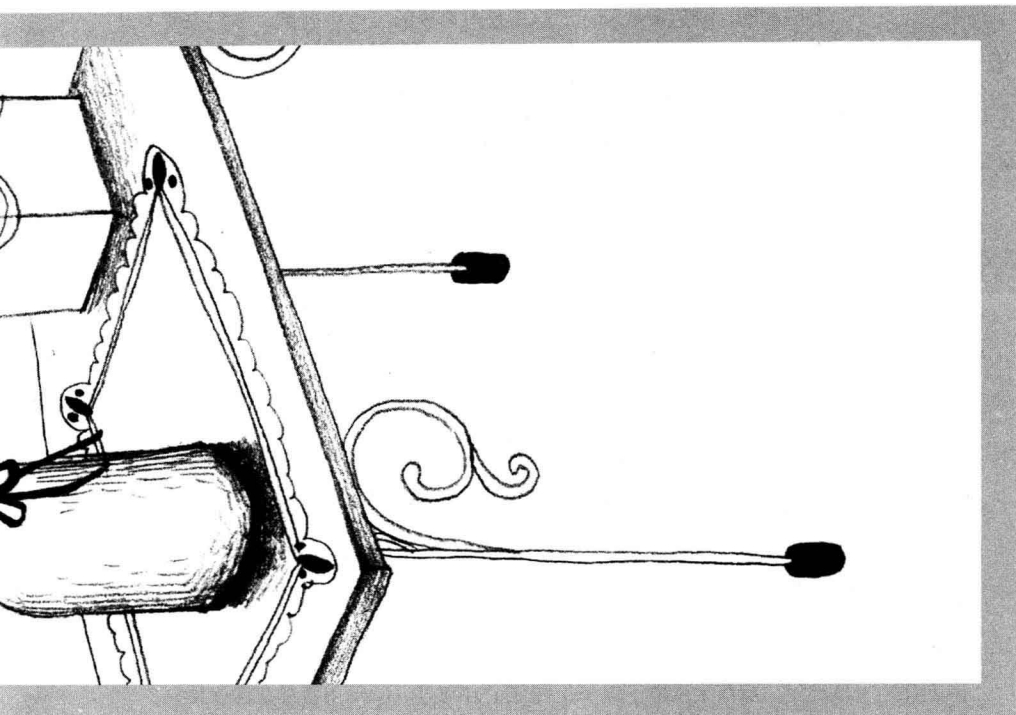
## 父亲的手指

文/甫跃辉



一条尘土飞扬的大路随着三个孩子的脚步延伸。大路中间高两边低，低洼处排列着雨天留下的一个个泥坑，泥坑让太阳火热的舌头舔干了。拖拉机笨拙得像狗熊，肚皮贴着路中央凸起的部分，轮子陷在泥坑里，嘭嘭嘭怒吼着、一跷一跷爬过去。三个孩子避到路边。拖拉机过去后，他们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拖拉机的空拖斗里躺了一会儿，又重新回到路上。他们停下脚步，眯缝起眼睛，等待扬起的灰尘消散。拖拉机的怒吼渐渐低下去：嘭嘭、嘭嘭、嘭、嘭、嘭……他们继续往前走。换作其他时候，两兄弟准会追着拖拉机跑一阵子，双手攀住拖斗的栏杆，两腿一缩，将自己挂上车屁股。风吹进衣服，衣服圆鼓鼓的好似气球。妹妹追着他们哭喊，他们只装作没听见。可这时候他们谁也没动这心思。

“你真的晓得？”许亮又一次停下，转身盯着弟弟。



“真的！”许明满有把握地说。哥哥一次又一次的盘问令他有些厌烦，他又加上一句，“我骗你做什么？妈告诉我们的。鼻涕虫也听见了。”

鼻涕虫是他们的妹妹。这会儿，她还没哭。也许一会儿她就会哭了。她一哭，鼻涕就会挂拉下来，在嘴巴前晃荡。她仰起头，望着两个哥哥，两个哥哥也望着她。她忽然感到害怕，嘴巴一撇，快哭出来了。

许亮瞪了她一眼，转身往前走。

太阳仿佛一块薄薄的白铁皮，发出明亮的声响，震得空气里蓝色的颗粒簌簌颤抖。他们一个跟在一个后面，影子重叠在一起，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影子。大路尽头灰蒙蒙的。路上积了厚厚的灰尘，在他们脚下发出暗哑的扑突扑突的声音。路边没有一棵树，碧绿的稻田在路两边匀称地展开，层层叠叠的稻叶闪烁着绿光。稻田

里有人立起身子，手搭凉棚，凝望着他们。“这不是老许家的三个小娃嘛，你们去哪儿？”他们看看那人，一句话不说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“我们去找我爹的手指。”忽然，许明忍不住回头对那人说。那人没听懂。许亮瞪了他一眼。许明看看哥哥，张了张嘴，没再说什么。

许亮眼前又浮现出父亲那张痛苦的脸。他感到那张脸很陌生，他使劲儿回想他所熟悉的父亲的脸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父亲是个好木匠。认识他的人，或者不认识他，仅仅见过他手艺的人都这么说。父亲也承认这一点，他时常给他们讲自己学手艺的故事。那时候父亲十五六岁，舅舅教会他如何造出桌椅板凳后，父亲就离开了。几年后，他从外面回来，舅舅仍旧只会造些桌椅板凳，而他已经是建筑队里的木匠师傅了。他们像仰望英雄一样仰望着父亲。父亲确实有英雄的样子：脸是国字脸，脸颊上有两个酒窝，开玩笑时，两个酒窝凹下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。父亲又是一个威严的人，他的头发一根一根竖立着，精神抖擞，凛然不可侵犯。最让他们敬畏不已的是，父亲有一双宽大有力的手。他们两兄弟一起用力，也扳不过父亲的一只手。

许亮开始上学那年，那双大手放下锯子，握住了方向盘。两兄弟曾经在深夜里，跟母亲一起到村口等候父亲。等了很久后，他们听见汽车轮子碾过地面的隆隆声。母亲焦急地站起来，他们兄弟俩看看彼此，咧开嘴，脸上露出微笑。汽车轮子发出的声音更响了，好似漆黑的大石头滚过冬天冻结的湖面，湖面嘎啦啦裂开。他们朝声音传来的方向飞跑，母亲跟在他们后面，“慢些！慢些！”母亲气喘吁吁地喊。他们却仿佛听到母亲喊：“快些！快些！”不由得越跑越快……他们只坐过一次父亲的车。母亲和父亲坐驾驶座，他们坐车厢。车厢没窗户，一路上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感觉到剧烈的颠簸。他们站不住，坐下来，大声说话，好知道对方在哪儿。他们时而撞上对方，时而撞上铁皮车厢，巨大的声响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响起，灰尘从车顶簌簌掉落。汽车停下后，父亲打开车厢，他们跳下来，再次见到明亮的阳光，仿佛刚刚穿过了一个漫长的黑暗隧道。那是一个停满各式各样汽车的地方，有的汽车少一个轮子，有的汽车“脑壳”给掀起了，有的没了车灯，像一个躺在地上不敢动的瞎子。他们看到一个人正跟父亲说话，那人穿一身油腻腻的蓝色工装，一双黑乎乎的手不停地在裤

子屁股上蹭，裤子屁股黑得就像硬邦邦的锅底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人钻到父亲的汽车底下去了。父亲和母亲蹲在车头旁边，他们也蹲下，偏着脑袋朝车底下瞅。那里面静悄悄的，偶尔传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，恰似火光一闪。他们以为那人很快会出来，不想他们的两只脚蹲麻了，那人仍保持同一个姿势。他们站起，四处走了一圈，在一个垃圾堆里翻出几只特别大的灯泡，高兴得眉开眼笑。

几天后，父亲开着汽车走了。端午节，父亲没回来；中秋节，父亲也没回来。一直挨到过年，父亲仍然没回来。他们和母亲走到村口，望着那条通向村外的大路，大路尽头灰蒙蒙的，看不见父亲的汽车。直到夏天，父亲独自一个人回来了。他们没看见汽车。他们问父亲汽车在哪儿，父亲朝他们笑笑。他们感觉父亲的笑好像纸糊的，一戳就破。父亲那双宽大有力的手又握住锯子了，两兄弟常到父亲的建筑队玩耍。锯齿高速旋转的刨木机两边，一边站着父亲，另一边站着另一个木匠。父亲咬紧牙齿，鼓着腮帮子，用胸口抵住粗重的原木，一步一步挨近刨木机，飞速旋转的锯齿割进原木，火花四溅，锯末纷飞，刺耳的声音宛如一根细细的铁线，勒得耳朵热辣辣的。原木被推到另一边，另外那个木匠赶紧接住。两兄弟嘴巴豁着，看到父亲的手擦着旋转成白亮亮一圈的锯齿推过去。父亲缩回手，隔着锯齿受热散发出的浓烟，朝他们咧咧嘴。父亲回家后，他们很少再看到他笑了。父亲变得更加威严。

第二年，妹妹出生了。那天回家，许亮看到父亲皱着眉头，蹲在院子里抽烟。屋里传出妹妹嘹亮的哭声。

一天晚上，许亮从梦里醒过来，听到父母床上传来低低的说话声。

“下个月？怎么拿得出来？”父亲说。

“总要想想办法……”

“怎么想？想来想去就那么几条路子。难不成再找你哥借？他怕也借不出。就算他有钱，这时候也不敢借了。”

许久没有声音。许亮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弟弟躺在他身边。月光从窗户朦朦胧胧透进来，他看到弟弟的胸口均匀地一起一伏。

屋子那边传来母亲低低的抽泣声。

“早晓得，就不去开什么车了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”父亲不耐烦地说，“你说过几百遍了。我明天就去卖刨木机还钱。以后什么也不做，哪儿也不去，天天待在家里。”

母亲不说话，努力压低哭声。

“妈！”许亮忽然喊了一声。他直僵僵坐起，瞅着屋子另一边。父亲倚着床头的木板。烟头红红的火光时明时暗，明亮的时候，陡然照亮父亲的下巴和鼻子，那似乎是用蜡黄色的硬木材雕刻而成的，僵硬得找不到一丝表情。“我要喝水。”许亮说。他摸索着下床，到写字台上倒水。水落进玻璃杯，发出孤零零冷清清的脆响。谁也没说一句话。他喝完水，听见母亲说：“早点睡。”他直僵僵躺了大半夜，父母那边再也没有一点声响了。

越来越难看到父亲说笑了，只有和木匠们聊天时，父亲才会笑两声。父亲经常向别的木匠炫耀双手。“瞧瞧！瞧瞧！”父亲撸起袖子，伸出一双宽大有力的手掌，如同端着一件东西，微妙地保持着平衡。“哪个木匠师傅有这样一双手？俗话说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当木匠的，弄不好手指也要断几根！我做木匠多少年了，这双手还还原模原样！”舅舅是个好例子，他的右手只剩下三个指头，丑陋得赛过鸭子脚。他的左手，手掌布满伤疤，是凿子的功劳；指甲乌黑，两边翘起，是锤子的功劳。父亲说完，在旁人的羡慕声中，两个酒窝凹下去。可以后呢？许亮想，父亲再也不会向木匠们展示他的手了。

昨天下午，许亮提前放学回家。他大步跨进家门，喊了一声妈。母亲没答应。他径直走进屋里，书包往床上一扔，转身看到靠里那张床上，母亲端直坐在床沿，手里捏着一块手绢，眼睛好似兔子眼睛，红红的。母亲背过脸，用手绢擦了擦脸，转回身来，微笑地看着他。

“回来了？”母亲一如往日地问，没发现他提前回家。

“回来了。”他说。他直直地盯着母亲的眼睛。母亲不看他，抬起头望向屋外的院子。院子里阳光耀眼，绿草如茵，两只母鸡悠闲地踱着步子。

“你去玩吧。”母亲说。

他走出屋子，偷偷回头看了一眼，母亲将手绢盖在脸上。

他没什么地方可去。弟弟妹妹还没放学，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。他走来走去，发

现草丛里一堆潮湿的黄土，他知道那是屎壳郎。他找来一根细木棍，弯下身子扒那黄土。正挖得起劲，听到母亲喊他的名字，他站起，扔下棍子朝母亲走去。

“没事。”母亲说。母亲直僵僵坐着，低着头。

他纳闷地搔搔头，走出去。

母亲又喊了一声他的名字，他扭头，斜斜地睨着母亲。

母亲两手揉着手绢，和手绢有深仇大恨一般。许亮听见手绢痛苦地哼哼着。母亲抬起头，瞅着他，目光落叶似的，轻飘飘的没一点分量。他困惑地盯着母亲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更红了。

“你爸出事了。”母亲突然说。母亲又把手绢盖在脸上。隔着手绢，许亮听见母亲的鼻孔发出老马一样的叫声。他怔怔地望着母亲。好一会儿，母亲揭下手绢，脸上覆盖了一层流水似的东西。母亲低下脑袋，大声擤了擤鼻涕，抬起头，直直盯着他说，“你爸的手指给刨木机割掉了。”

许亮傻子似的啊了一声，眼前浮现出一片血淋淋的可怕景象。

“我一直跟你爸说，等刨木机停了……他不听呀。哪个想得到会这样？幸好他反应快，不然就不光割掉一个手指了。”母亲絮絮叨叨地埋怨着父亲，脸上现出痛苦而哀戚的表情。手绢痛苦地呻吟着。“我要和他去医院，他死活不让，说不过掉了个手指。我在家里怎么放得下心？”

许亮脑海里闪过一道亮光。

“我去！”

“你不认得路。”母亲并未受到鼓舞。

“你说了，我就认得了。”许亮兴奋地说。他想象着在医院里见到父亲时，父亲正不耐烦地走来走去。“不过掉了个手指，”父亲向他抱怨道，“那些医生偏偏大惊小怪，弄得这么麻烦。”他可以骂骂那些医生，安慰一下父亲。

“你敢去？！”母亲脸上亮堂了，就如当初给父亲的车灯突然照亮了。

“怎么不敢。”他语气坚定地说。一刹那，他也成了父亲那样的英雄。“不过掉了个手指。”父亲的话萦绕在他的脑海里。

母亲不再揉手绢了。她兴冲冲站起，在屋里快速走来走去，将医院在什么地方

告诉了他。那不过是离村子最近的一个诊所。几年前，许亮牙齿痛，还到那儿拔过牙齿。后来他牙齿一痛，那个医生的模样便会浮现在眼前，医院那股刺鼻的药水味也会钻进他的鼻子。他一直对那个诊所和诊所里的那个医生怀着莫名的恐惧，此时，却对他们感到几分亲切。

他跨出门，母亲又叫住了他。

“拿着。”母亲走过来，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纸。他展开手掌，是一张十块钱纸币。平日里，母亲给他们兄妹零花钱，从来是一角两角的，就算过年，每个人的压岁钱也不过五块。现在，母亲竟给了他十块钱。“路过供销社给你爸买点吃的。找的钱要揣好。”母亲脸上又浮现出那种流水一样的表情。

许亮跳上单车，火急火燎窜出家门。他的脸紧绷着，看上去气势汹汹。他俯下身，捏紧车龙头，眼睛凶狠地盯着前面的路，把单车想象成一匹毛色黑亮的高头大马。此刻，他正催促战马奔向战场。战场上情况十万火急，他肩负重任，必须及时赶到。他脚下生风，越蹬越快，自行车轮胎从坚硬的路面上冲出去，仿佛从大路身上撕掉一条细长的皮子。手上竟然没有一根鞭子！他只好用嘴模拟着“驾驾”的赶马声。有人匆忙往路边一闪，骂道：“二愣子！急着去投胎是怎么！”他理也不理那人。忽然想到路边的人可能会朝他开枪，他极有可能受伤甚至牺牲。他拧紧眉头，蹬得更快了，感觉悲壮而又忧伤。

在供销社门口，他不得不停下“战马”，大大咧咧地走进供销社。一排冷冷清清的玻璃橱窗出现在他面前。橱窗里摆满各种零食和日常用具。他们兄妹有了零用钱，常到这儿买零食。售货员老石一声不吭，坐在橱窗后面。他们蹑手蹑脚走到橱窗前，目光在橱窗里琳琅满目的、积着一层细密灰尘的东西上扫过。橱窗玻璃映出他们的影子。老石仍旧一声不吭。他们踮起脚尖，看见他的半个光秃秃的脑袋和脑袋前的半张报纸，故意弄出一些声音。老石干咳一声，报纸哗啦哗啦响，人站起来，隔着橱窗俯视着他们。他们怯生生地指给他要买的东西，踮起脚尖，把钱放上玻璃柜台推进去，然后把手掌缩回来，抹了细细的灰尘……这时候，许亮不用踮起脚尖也能看到橱窗后面，老石光秃秃的、葫芦瓢一样的脑袋和脑袋前的半张报纸了。他冲着那半个脑袋喊：“买东西。”老石慢腾腾地站起，瞪着他，他也瞪着老石。他掏出十块钱纸币从

玻璃柜台上推进去。老石拿了钱，两手举起，对着亮处瞅瞅，又用短粗的手指使劲儿搓了搓钱。钱咔啦咔啦响。

“真的！”许亮大声说。

老石翻了他一眼。

拎了一包零食走出供销社，许亮感觉后背痒痒的，知道老石一定还站在橱窗后面，拿白眼翻他。他的心怦怦跳。

许亮问了几次路，终于找到诊所。那个长了一脸络腮胡的医生问他是不是来看他爸，他低低地嗯了一声，悄无声息地溜进医生指给他的那间房。房间里飘着一股浓浓的消毒药水的气味，干巴巴的墙刷成白色，水泥地板灰不溜秋，凉飕飕的。四张铁床旁边，竖起一根竹竿，挂了一个铁笼子。其中一个铁笼子里有一个倒置的玻璃瓶，一条白色的软管从玻璃瓶口垂下，连到床上一个人的手背上。许亮没看到父亲走来走去。他站了一会儿，朝那张躺了人的床走过去。屋子外面很热，屋里的空气却阴湿而静谧。他有些紧张，又有些兴奋。那人听到脚步声，身子动了动，脑袋转过来，是父亲。

“阿爸！”许亮失声喊道。

父亲抬起脑袋。父亲头发很长了，头顶的直立着，两边的给枕头压趴下了。乱糟糟的头发下面，两只眼睛是两只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，没有一点生命活力，试图将目光定在许亮身上，却无能为力。脸颊发绿，深深凹进去，颧骨尖尖地凸起。父亲努力笑了笑，两个酒窝从下巴拉到耳根，裂成两条可怕的伤疤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父亲的声音有气无力，落在阴湿而静谧的空气里，像水渗入沙子。

“我妈跟我说的。”许亮嗫嚅道。他看到父亲胸前那只缠满绷带、极其肥胖的手，刹那间，一直压在心头的悲壮和忧伤飞走了。脚下的水泥地板凉飕飕的，是一种坚不可摧的现实。“我给你买了吃的。”他把袋子放到父亲床上，父亲看了一眼，似乎强忍住厌恶。

“我拿给你吃。”许亮说。

“我什么也不想吃。”父亲声音虚弱，努力微笑着。

“你要吃……”



“我现在不想吃，你吃吧。”父亲尽量温和地说。他别过脸，瞅着窗外，始终不看儿子。许亮站在铺着白色床单的病床旁边，不知所措地望着父亲的侧脸。阳光从窗外射进来，打在父亲没有血色的脸上，脸和阳光的界限模糊不清，恍若脸正一圈一圈融进阳光里。他顺着父亲的视线望出去，窗外是一片窄窄的菜地，菜地外面，五六棵桉树扭扭曲曲钻进蓝灰色的天空，树顶细细的叶子颤巍巍地闪动。一会儿，两个穿红衬衫的小孩从左边窗框一蹦一跳跑进窗子，跑到桉树下，弯下腰拾一些东西，在几棵桉树之间绕了几圈。过了好久，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，又从右边窗框一蹦一跳跑出了窗子。

“阿爸，我们回家吧。”许亮望着父亲的侧脸说。

父亲转过脸看着他。

“你先回去……我今晚留在这儿……”父亲说话时，不断嘶嘶吸气。

许亮半天没说话，他失望地瞅着父亲。父亲不但没说医生小题大做，竟还赖在床上不愿回家，他原以为父亲不等他说，便会跳下床，扯掉手上的绷带，向他晃晃那只受伤的手，大声嘲笑医生，骑上单车带他回家。他怔怔地站在父亲床前，父亲似乎不愿让他看到脸上的表情，又扭过头看窗外那几棵桉树。桉树光滑的树干之间空落落的，那两个穿红衬衫的小孩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许亮知道父亲不会跟他回家了，他得自己一个人回家了。

他刚到家门口，就听见妹妹的哭声。

“总算回来了！”母亲跑过来，煤渣一样灰白的眼睛又重新燃烧起来，“你爸怎么样？医生说什么？有没有好些？”

“好些了。”他跳下单车，小声说。

“怎么样？”许明神气十足，瞅了妹妹一眼，热情地望着哥哥，“我说不过掉了一个手指，阿爸才不在乎，鼻涕虫还不相信！”

“不要乱说！”母亲再次制止许明。

许明不服气地嘟着嘴，探寻地瞅着哥哥。

“阿爸说没事。”许亮很累，想要尽快摆脱弟弟的目光。他的脸热辣辣的。

晚上睡下后，许明凑在许亮耳边问了许多问题。